

守護節，臘雪初融的一月。

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的訓練場內，貝雷絲正帶著黑鷲學級進行空手搏擊訓練。

若在戰場上不幸失去武器和同伴、無法逃跑或投降，仍要勇於為自己搏取一線生機——訓練的目的是教導學生在徒手迎擊的過程中，設法製造逃跑空隙。

「妳又分心了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貝雷絲側身避開艾黛爾賈特迅如閃電的一記手刀，在旁觀者不解的目光下出手擒住她。

「……抱歉，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微微低下頭，承認自己並不專心，貝雷絲靜默片刻，放開她的手臂。

「妳現在呼吸很亂。先休息一下，調整好再繼續。」

「是。」

貝雷絲目送她走到場邊，下一刻，全程旁觀兩人對練的菲爾迪南特舉手發問。

「老師！我看艾黛爾賈特出招非常快，並沒有猶豫的感覺，為什麼妳能看出她分心呢？」

「艾黛爾賈特以往出手更加謹慎……」

貝雷絲邊說邊望向艾黛爾賈特，她正拿著紫色髮帶重綁馬尾，毫無情緒的側臉令人在意。

「她習慣用最省力的方式，取得最好的成果，不會像今天這樣……漫無目的地攻擊。」

「哦，所以空手對打時，艾黛爾賈特偏好一招致命嗎？」

菲爾迪南特撫著下顎，點了點頭。

「唔，我知道了！謝謝老師！」

「？」

貝雷絲迷惑地看他一眼，見他跑去找菲力克斯對練，轉頭繼續觀察其他學生。這時，她發現一名學生擺出迎敵姿勢，站在原地睡著了。

貝雷絲悄悄走到對方身後，出聲叫喚她的名字。

「貝爾娜提塔？」

「噫！？」

貝爾娜提塔猛然驚醒，抬手用衣袖迅速抹了一下嘴角。

「貝、貝爾有認真練習喔！」

「妳閉著眼睛不動很久了。」

「人家是在練習冥想！才沒有偷偷打瞌睡！」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立刻想到以前傭兵團的狙擊手同伴，他們有時候會訓練自己站著睡覺。

狙擊手在找到最佳射擊時機前，經常進行長時間埋伏。

利用零碎時間補眠，也是狙擊手必備的專業技能。

沒想到，貝爾娜提塔竟能無師自通。

「很好，妳繼續睡吧。」

貝雷絲點點頭，面無表情地走開了。

「繼、繼續睡……？老師讓我繼續睡？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在課堂上睡覺？該不會……老師也知道我昨天刺繡做太晚睡眠不足，所以放任我補眠？」

貝爾娜提塔不斷自言自語，越說越是激動。

「嗚嗚——老師好溫柔！好仁慈！好善良！就跟女神大人一樣！不，比女神大人更好！」

「……」

一旁的佩托拉完全搭不上話。

她暗自佩服貝爾娜提塔講話的速度，希望自己的芙朵拉語有朝一日能跟她一樣流利。

「小貝爾，一個人也很有戲呢。」

不遠處，多洛緹雅倚著牆休息，微笑地觀賞貝爾娜提塔唱獨角戲。

「不知道她有沒有興趣寫劇本？由內心活動豐富的她執筆寫下的故事，一定很有看頭。」

「哈哈，小多洛緹雅，說到這個，我前幾天正好看到——」

希爾凡放下毛巾，正打算提起貝爾娜提塔筆下富有魅力的冒險故事，說著說著猛然想到，貝爾娜提塔個性那麼內向畏縮，不太可能願意被別人知道她有在寫小說的事。

「看到什麼呀？」

見他停頓，多洛緹雅好奇地追問。

「看、看到……市集上有旅行劇團在發傳單，好像要演出《奇鋒之劍》的故事……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亞修拿著喝到一半的水瓶，感興趣地湊近希爾凡。

「你剛剛說的是《奇鋒之劍》，沒錯吧？」

「呃，對……」

「我想看！」

英谷莉特也靠了過來，雙眼閃閃發亮。

「什麼時候？在哪裡演出？」

「你們兩個，怎麼跟市集上的小孩一樣興奮啊？」

希爾凡撓了撓臉頰，心想還好自己沒隨口胡謔，不然真不知怎麼交代。

「沒辦法，我晚上回房找一下傳單吧，記得公演日是在這個週末。」

「旅行劇團嗎？我也有點興趣呢。」

「那多洛緹雅也去吧！」英谷莉特熱情邀約。

「呵呵，好呀，我還想約瑪努艾拉前輩跟其他同學，還有老師。」

「嗯，課後問看看老師的意願，現在先一起訓練吧，多洛緹雅！」

「咦？」

「我看妳休息很久了，應該休息夠了，來吧！跟我對練！」

「不，小谷莉特，我不想……哇、別拉我呀！」

多洛緹雅以為沒人發現自己在偷懶，無奈地被英谷莉特強行拉回了場上。

傍晚，課程結束，級長照例留下來跟老師一起檢查場地有無整理乾淨。

其實沒什麼可整理的，因為今天的訓練完全沒用到武器。

貝雷絲事先跟艾黛爾賈特說過她下課可以先走，但艾黛爾賈特還是留了下來。

海世蜃樓般的快樂日子即將結束，她很珍惜能跟所有人和平共處的時光。

即將被她背叛的同學們，還有，貝雷絲老師……

艾黛爾賈特深知自己對貝雷絲懷有戀慕之心。

獲得貝雷絲稱讚時，她總是歡欣雀躍，忘記自己是為了展示皇儲的優秀而努力。

天天扮演著黑鷺的級長，偶爾也會假裝忘記來到大修道院的真正目的。

「老師，看來妳已經沒事了呢。」
艾黛爾賈特望著貝雷絲的背影，微笑著說道。

失去至親時，貫徹心扉的悲痛，會將一個人深深打進谷底。
唯有復仇之心，能使人迅速振作。

有過同樣經歷的艾黛爾賈特，無法替貝雷絲分擔喪親之痛，至少可以幫忙拉她離開谷底。
「不是沒事，只是……」

貝雷絲檢查完畢，回過身，走到她面前。

「妳來找我的那天，晚上傑拉爾特揍了我一頓。」

「傑拉爾特大人……揍了妳一頓？」

「嗯，在夢中，傑拉爾特徒手跟我對打，把我揍到爬不起來後，他哈哈大笑對我說，『看看妳，幾天沒鍛鍊就這麼弱了，以後連學生都打不過吧——』。』」

艾黛爾賈特仔細留意貝雷絲的變化，發現她轉述傑拉爾特的話之後，微微彎起了唇角。

「所以，老師被傑拉爾特大人訓了一頓，隔天就振作起來了？」

「嗯。」貝雷絲點頭。「身為老師，不能打不過學生。」

「居然……是在擔心這個。」

聽了她的理由，艾黛爾賈特不禁失笑。

「卡斯帕爾說的沒錯，老師真是不折不扣的戰鬥狂呢。」

貝雷絲認為這是讚美，含笑看了她一會，主動提起另一個話題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，妳最近很容易分心，是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笑容一僵，硬生生別開了視線。

她對原因一字不提，連欲言又止都不敢，怕那樣變相地向老師撒嬌，會害自己潰不成軍。但隨即想到，沉默只會讓貝雷絲更加在意，於是深吸一口氣，說出編好的理由。

「帝國內部出了一點狀況……不是什麼大問題，只是令人煩心。」

艾黛爾賈特重新展露微笑。

「老師，請妳放心，等狀況排除，一切都會恢復正常。」

「嗯，如果妳需要我，隨時都可以找我。」

「老師這麼說的話，我現在就需要妳喔。」

「？」

「我需要妳陪我去用餐……可以嗎？」

「好，等我一下。」

貝雷絲再度巡視了訓練場一圈，確認沒有遺漏後，拍拍她的左肩。

「我們走吧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貝雷絲主動走在前面。

艾黛爾賈特沒有立刻跟上，轉頭盯著她剛剛輕拍的位置。

單手托起紅色披肩，低頭湊近似乎還留有餘香的幸運織物——

悄悄地，親了一下。

「——以前真是做了不少傻事呢。」

午後的大修道院，寧靜而安祥。

趁著學生們集體外訓不在，皇帝與伴侶一同造訪墓地。

獻上鮮花和麥酒後，兩人邊回憶過往，邊散步到訓練場外。

艾黛爾賈特停下腳步，盯著大門，露出懷念神色。

而後，她勾住貝雷絲手臂，輕笑著倚上貝雷絲的肩膀。

「單戀老師的時候，我連妳的餐具都嫉妒過喔。」

「餐具？」

貝雷絲怔了一下，馬上明白原因。

但怎麼會……連餐具都嫉妒？

貝雷絲伸手輕撫艾黛爾賈特的臉頰，覺得她實在可愛得過頭。

「老師，妳不問我為什麼嗎？」

「我已經知道原因了。」

貝雷絲湊近親吻艾黛爾賈特的耳畔，抬起頭，淺笑著與她對望。

艾黛爾賈特再次因貝雷絲的笑容感到心跳加速。

「妳才……不知道呢。」

她小聲嘀咕著摟住貝雷絲，撒嬌地將臉埋進貝雷絲懷裡。

「嗯，我只知道，想一輩子跟妳一起走下去，還有……」

貝雷絲回抱住艾黛爾賈特，低頭吻著她，繼續柔聲傾訴對她的愛意。